

文化名人

致读者

今日小寒——越是寒冷的时刻,越是温暖在悄然滋生。你看,七十二候,每候对应一种花,小寒三候正是“木笔书空”。木笔花,又叫望春花、紫玉兰。你仔细看,会发现它毛茸茸的小花骨朵正怀揣着希望,眺望着春天的来临。

在这个美好而特别的日子里,全新的《周口晚报·文化周口》与您见面了。以后,每周四都将和大家如约相见。希望每周四的这几个版面,就像小小的花蕾,大家可以透过它们看到周口文化的春天,透过有限的内容,感知周口文化的根脉和灵魂。

在版面和栏目设置上,我们力求突出深度、厚度,追求高度,兼顾广度,但也不乏力度和温度。

“聚焦”版面聚集文化热点,透析文化现象,展示文化遗产,传承传统文化,主要以动态消息、通讯和重要文化类稿件为主。我们力求为周口的文化学者和专家提供阵地,为广大读者提供对文化现象的权威解读,在展现文化领域取得的各种成绩的同时,也探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困惑。开设文化动态、走近非遗、发掘现场、文物背后、古物新语、城市地标、周口民俗、文化名人、民俗趣谈等栏目。

“书画”版面汇聚周口书画界名家名作、作品赏析等,同时也刊发我市书画爱好者的作品来稿。开设名家汇、阅山川、黑白之间、艺术人生、水墨丹青、翰墨飘香等栏目。

“书香”版面主要刊发与读书、阅读相关的稿件。开设美文赏阅、佳作赏析、读书随想、书香醉人、新书速览、诗人读诗、文苑撷英等栏目。

“铁水牛”版面和“百姓写手”版面为副刊,主要刊发周口本土作者来稿。“铁水牛”版面设定了百姓纪事、往事随想、凡人心语、闲情逸趣、美食美味、观影札记、人间草木、老街新貌、人与自然、三川烟火、咱爸咱妈、退休生活等栏目。“百姓写手”版面,定位生活化,写身边人、身边事、身边景。

尊敬的读者朋友,对刚刚诞生的《周口晚报·文化周口》来说,一切都刚刚开始,一切也正在开始。花蕾就是一朵朵希望,需要我们编采人员的呵护,也需要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。让我们一起守望春天,守望一份春意盎然。

编辑部



晚年张伯驹

张伯驹的故事,在民间流传最广、最响亮、最活灵活现的,莫过于他的收藏了。可以说,他在收藏界的名声和故事,掩盖了他在诗词、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。

一提起张伯驹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,就是他的大收藏家身份。在文化圈还流行这样一句话:“为人不识张伯驹,踏遍故宫也枉然。”回顾他的收藏经历,有助于了解那些珍贵书画的流传轨迹,以及在战乱年代,爱国之士为保护珍贵的文物所付出的心血。



自号“丛碧”喜收藏

张伯驹文物收藏的生涯始于1927年。这年夏天,张伯驹徜徉于琉璃厂古玩画铺,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——康熙皇帝御笔“丛碧山房”横幅。当时,这幅墨宝挂在墙上已有一段时日,但无人问津。因为对传世的康熙御笔,行家都很熟悉,笔墨沉着厚实,气势开阔,拙而不滞,豪气逼人,充满阳刚之美。而眼前的这幅却是飘逸秀丽,一反以往的风格。但张伯驹却认定了这是真迹,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至,也许会变更字体,但其中的神韵却不会变,这就需要行家认真辨别。张伯驹细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,心中有了十足的把握,就把这个横幅买了下来。

从此,他自号“丛碧”(有人认为是字“丛碧”),自命宅院为“丛碧山房”。这“丛碧山房”就是张伯驹所住的北京弓弦胡同1号院的一个院落,是其父张镇芳在京城当官时置办的产业,最早是李莲英的旧宅。宅子面积很大,院落四五个,会客厅、走廊若干,果木繁盛、花木葱茏,亭台楼阁,美不胜收。

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,起点却高,底子也厚。同时,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。细数张伯驹收藏的珍贵书画,西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早于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百余年,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,有法帖之祖的美誉;隋代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是中国山水画传世最早的一幅,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开篇述祖之作;其他如唐代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卷、唐代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,均为传世孤品;宋代黄庭坚的《诸上座帖》、赵佶的《雪江归棹图》、蔡襄的

书画无价 “丛碧”有情

——记张伯驹收藏二三事

■ 张恩岭

《自书诗》、明代唐寅的《王蜀宫妓图》等,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。

三求《平复帖》终如愿

收藏《平复帖》的经过,成了张伯驹收藏故事的经典和传奇。

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见到《平复帖》的。那一年,湖北省遭遇洪水灾害,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,在这次展览会上,张伯驹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《平复帖》。这可是《平复帖》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展出啊,所以在文化界、书画界引起巨大轰动。

展览会后,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。溥儒说,我并不缺钱,谁想要就拿20万元来。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,只得作罢。次年,也就是1937年初,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,愿以6万元求让,溥儒仍坚售20万元,又未能成。

1938年1月28日,农历丁丑年腊月二十七,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。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、大藏书家傅增湘。也正是这次巧遇,使张伯驹求购《平复帖》的愿望终于实现。

傅增湘喜爱收藏古书,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,所以二人成了忘年好友。在这次相遇中,傅增湘告诉张伯驹,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,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,他准备出售《平复帖》。

不料,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。他说:“《平复帖》我两次相求,他都不肯割爱,现在正遇母丧,如果重提此事,是否有点……”

“我知道您的意思,怕有人说你乘人之危,我看不必顾虑,我去和溥儒说。”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。

回到北平第二天,傅增湘就把《平复帖》抱来了。

“溥儒要价4万元,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,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。”傅增湘就这样为张伯驹做主了。

按照傅增湘的意思,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,请傅增湘送去,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。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,得到了《平复帖》,其心情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。本来,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,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。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,达到与先人的沟通。

说实在的,张伯驹收藏《平复帖》的过程,并不十分复杂,也没有过分惊险,令人敬佩的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,以及他收藏《平复帖》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《平复帖》的壮举,这才是“三求《平复帖》”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。

舍弃豪宅只为购画

张伯驹收购《游春图》的过程,是一个最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。《游春图》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,主要因为《游春图》命运的曲折与巨大的价值,以及张伯驹为收藏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,几近倾家荡产。更重要的是,张伯驹在收购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,以及慨然把《游春图》

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。

展子虔擅画山水画。《游春图》是展子虔唯一传世的作品,这幅画卷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,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。因此,它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1946年初,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,北京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、玉池山房的马霁川和文珍斋的冯湛如等6人合作从长春购得《游春图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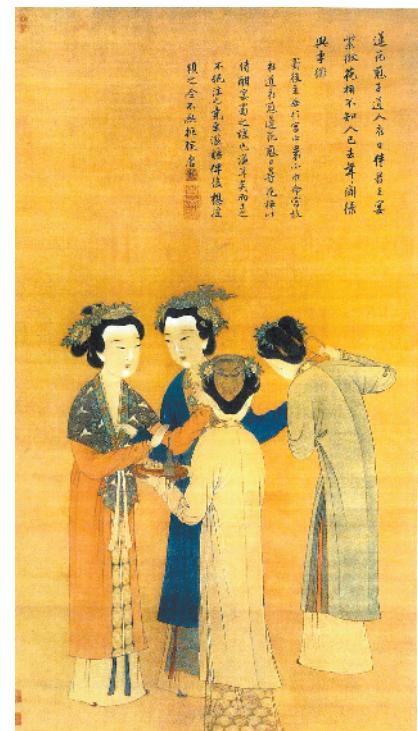
张伯驹知道了《游春图》的事情后,就力主故宫博物院回收,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回收后,才决定自己收购,他的初心当然就是“予所收蓄,永存吾土”的民族情怀。张伯驹委托的交易中间人是马宝山,而《游春图》所有者的文物商们,又推出李卓卿为卖方代表,马霁川实际上没有参与《游春图》的售卖过程。

李卓卿和张伯驹最后谈妥的价格是黄金200两。200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,张伯驹因资金紧缺,手头拮据,只好忍痛卖掉了“丛碧山房”。这套占地15亩的住宅古朴典雅,价值不菲,却为了一幅画而售出。

成交之日,马宝山请张伯驹和李卓卿同到自己家中,由马宝山作保,李卓卿亲手将《游春图》卷交与张伯驹。

1956年,张伯驹毅然将《平复帖》《张好好诗》卷等多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表示,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《丛碧书画录》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,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今天,当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安静地欣赏《游春图》等珍贵的中华文物时,也让我们以一片感恩之情真挚地缅怀伟大的收藏家张伯驹,也要感谢文物商人中的爱国者,感谢他们为中华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出的贡献。②8



明代唐寅的《王蜀宫妓图》